

康熙南巡到底花了曹家多少钱

康熙六次南巡,排场甚大,开支浩繁。其间,《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以江宁织造(明清两朝为宫廷供应织品的皇商)的身份四次迎銮接驾,深得康熙信赖。不过,这虽然为曹家迎来了瞬息荣宠,却也埋下了一个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

三织造撑起帝家排场

作为自己曾经的伴读、保姆的儿子,曹寅之于康熙的意义非同一般。其父曹玺过世后,曹寅于内务府内轮值,曾任广储司、会计司、慎刑司郎中,经过此番管理培训生式的历练,加之二人的亲密关系,康熙将曹寅放到江南重要的织造位置上并不意外。更不要说,作为心腹,曹寅还担负着为皇帝打探情报、笼络人心的任务。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曹寅先是出任苏州织造,康熙三十一年转任江宁织造,其姻亲李煦任苏州织造。康熙三十六年,康熙亲征噶尔丹大获全胜,曹寅适时上密折奏请康熙南巡:“今天下大定,边方既靖,圣主必念及我内地黎民。仿古圣制,五载巡期已逾,恩赐南巡,使黄童白叟得复觐天颜,欢舞于六龙驾前,亲祝万寿无疆。”此番邀请时机正好,康熙三十八年,距离上次南巡十年后,康熙再次启程。从这次南巡起,他的出行带上了艳羡江南的轻松之感,排场较之前也愈加宏大起来。

此后,料理康熙的南巡事宜变成了曹寅乃至李煦的重点差事。在康熙四十二年四度南巡之前,康熙给江南三织造专门下了一道指示:“朕九月二十五日

自陆路看河工去;尔等三处千万不可如前岁伺候。若有违旨者,必从重治罪。”结果是,三织造“一意孤行”将超标接待进行到底,皇帝也受之却不。南巡的排场在主仆的推拉中铺陈得越来越大,以第五次在扬州修建三汊河行宫最甚。

早在康熙四十三年初,康熙在给曹寅的密折中就透露出“明春朕欲南方走走”的想法。十二月上,曹寅就反馈道,因两淮商民期盼圣颜,便“集资”在扬州高旻寺修建一座南巡行宫,自己不忍阻挠,如今快竣工了特来禀报。康熙回复:“行宫可以不必。”对曹寅的先斩后奏,他并没有生气。

此前南巡,康熙驻跸在扬州的所有时间也不过十天左右,自打有了三汊河行宫,停留时间翻了一倍。

曹寅无疑是此次南巡的大赢家,未及返京,回程途中,康熙就下了一道谕旨:“因江苏织造预备行宫,勤劳诚敬,江宁织造曹寅加授通政使司;苏州织造李煦加授光禄寺卿。”将如此重要职位且可名留青史的差事一并托付给曹寅,康熙的信任与偏爱无须多言。

“虚热闹”与“真亏空”

尽管权掌织造重点部门,又充当着皇帝耳报的角色,曹寅的固定工资不过每月105两银子外加五斗米。按他在奏折中的说法,三汊河行宫的修建是众盐商“顶戴皇恩”的自发行为,但其实,曹寅、李煦二人还各捐了二万两。在扬州,曹寅连同另两位大臣设宴摆桌,也是一大笔花销。皇帝也会给官员一些回礼,只是总共不过千余两银子的价值,荣宠象征更甚。

康熙六次南巡,前三次间隔5年、10年,从第三次开始,每隔两年便进行一次,频繁接待如此大型活动,让如曹寅等人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回血”。就算是以盐商名义建献的部分,日后多少也是要“回馈”回去的,是难言之隐,也是心照不宣。

为此,康熙陆陆续续给了曹寅不少“机会”。除了让曹寅和李煦轮流每两年兼一任两淮巡盐御史,还特批曹寅和弟弟曹宣负责采办五关(龙江、淮安、临清、赣关、南新)铜觔。这些肥缺每年大约可给曹、李二人带来58万两银子的盈余,除其中23万两需要拨充江宁、苏州两织造署充当经费,剩下的没有明指,但都全算作拨给两人弥补亏空。就像接驾所费没有一个明确的花销,曹寅李煦到底亏下多少钱也是个谜。

秦淮残梦忆繁华

随着曹母孙氏、曹寅相继去世,曹家失去了与皇恩最重要的两条联结,前途并不乐观。按李煦的说法,到曹寅去世之时,江宁织造欠下的9万余两银子和两淮商欠钱粮23万加在一起,还有32万两的遗债。作为多年的搭档,李煦认为曹寅已经是“无货可赔,无产可变,身虽死而目未瞑”。

而曹寅去世这年,他的独子曹颀19岁,此时江西巡抚、兼署理两江总督郎廷极上奏向康熙恳请将江宁织造一职继续派给曹颀。康熙应允,1713年1月曹颀便已上任江宁织造。这年底,李煦将58万多两余银交给曹颀,曹颀不敢糊涂,便向康熙上奏,附明用途清单,其中21万两用于江宁、苏州织造基本花销,17000多两用于琐碎公用,23万两用于弥补盐差亏空;92000两用于曹寅留下江宁织造的亏欠,最后还剩下36400两。来年二月,曹颀想将这笔钱献给康熙以备养马之需,康熙对曹家的温情再次显露,说你父亲曹寅当日最挂念的就是亏空银两还不完,现在有余粮了你要好好经管,家

用私债都是花钱的地方,临了还象征性表示“朕只要六千两养马”。

江宁织造才干了两三年不到,在押运皇宫织品进京的路上,康熙五十三年冬,21岁的曹颀就猝逝了。为了让曹家的香火延续下去,康熙再次施以援手,康熙五十四年年初,谕令曹寅的侄子曹頔过继给曹寅当儿子,并承袭嗣父的官职。从曹玺到曹頔,曹家在江宁织造上“世袭”三代,历经半个多世纪。对曹寅的后代,康熙皆念在“尔父出力年久”,都算做过不错的安排。

虽安排好了曹頔,但维系在曹家和康熙之间的纽带似乎越来越不牢靠。曹頔跟康熙来往的奏折都是只作简单工作汇报,语气恭敬谨慎。康熙对此多是回复“知道了”,却也免不了埋怨“你家中大小事为何不奏闻”。当年和曹寅往来密折时的“体己话”在他的接班人身上,康熙似乎再也感受不到了。再加上曹寅治下到底亏空多少,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内务府不断爆出新查证的亏空数额消磨着皇帝的耐心。到1715年前后,曹寅身故后曹家应负担的债务又变成了60万两,整整翻了一倍。

至雍正,最是讲究纪律严明,对待包衣的态度也远不似康熙,对其尽是苛评。时任两淮巡盐御史噶尔泰上奏折密报雍正,“访得曹頔年少无才,遇事畏缩,织造事务交与管家丁汉臣料理。臣在京见过数次,人亦平常。”雍正于“年少无才”旁批:“原不成器”;“人亦平常”旁批:“岂止平常而已”。

但雍正并非仅出于不待见曹頔而惩罚,其实也给过他机会。雍正二年正月,新帝答应给曹頔三年时间清补亏空。但曹頔本身在江宁织造任上并无太多建树,亏空连年不减反增,在人参售卖等事上也处理不当。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终于等来雍正五年对其正式下旨抄家的通知。此时距康熙最后一次南巡,不过20年而已。

据《国家人文历史》刘瀛璐/文

梁实秋与冰心初次见面不投缘

1923年8月末,梁实秋和清华癸亥级(1923级)学生60余人乘坐“杰克逊总统”号轮船赴美。船上除了清华学生外,还有冰心、许地山、陶玲、李嗣绵四个燕大学生。有一天,梁实秋与冰心等人在甲板上不期而遇,经由许地山介绍,两人展开了极为简短的对话。梁实秋问冰心:“您到美国修习什么?”冰心说:“文学。”冰心问梁实秋:“您修习什么?”梁实秋说:“文学批评。”话就谈不下去了。

冰心与梁实秋第一次见面以“冷场面”收场,可是谁能想到两人日后成了知交。在前往美国的轮船上,冰心、梁实秋等人有感于旅途的百无聊赖,于是一同制作壁报张贴舱口,取刊名为《海啸》。自此以后,二人往来密切,特别是1924年梁实秋到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当时冰心在威尔斯女子学院,两地同属于波士顿地区,相距约一个小时火车的路程,两人的往来逐渐增多。随着彼此交流的增多,梁实秋逐渐发现,冰心不是恃才傲物的人,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

在知交好友面前,冰心不自觉显露出她“热”的一面。1924年,在波士顿的留学生决定排演中国传统剧目

《琵琶记》,向外国人展示中国文化。《琵琶记》主要讲述汉代书生蔡伯喈和赵五娘的爱情故事。在演员安排上,由梁实秋饰演蔡伯喈,谢文秋饰演赵五娘,顾一樵饰演丞相,冰心饰演丞相之女。未婚的青年男女出演爱情剧目,男女主角免不了会成为大家说笑的对象。后来女主角谢文秋与同学朱世明订婚,冰心就调侃梁实秋:“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在好友面前的冰心,完全展现出了自己的真性情。梁实秋对此也欣然接受,后来常用“秋郎”作为笔名。

抗战期间,冰心、吴文藻夫妇迁到重庆歌乐山居住。梁实秋去探望他们时,冰心非要让梁实秋试睡一下他们夫妇的弹簧床。因为这张弹簧床意义非凡,战乱之下,他们把这张床先是从北平带到昆明,又从昆明带到重庆,没有这张床冰心睡不着觉。当梁实秋来访时,冰心毫无保留地与好友分享自己珍视的东西,这一细节明显表现出她的“热”。更为重要的是,床是带有私密性质的家具,冰心却邀梁实秋去试试,情分之深,可见一斑,此中之“热”更带一份纯真。

据《文史天地》许龙波/文